

園

獪園第四目錄

又題虞山七檜

虎觀使辭壇詩

安期門下鶴喙仙班別署寉上先生自題其
象鶴像

周岐鳳下壇詩

黃石公画黃石圖因題贊于石上以贈錢子

又題圯橋躡履圖贈錢子

後至一仙云適從蓬萊山醉而至也署曰醉
仙題酒酣放歌首四句

白雲賴

雲門山人

李犬鼎

李半仙

草慈〻

剪頭仙人

樵陽子

玄洲子

席生一

衡陽山人

周箕

衣繡人

郭道士

白雲先生

孫道人

祝老師

彭幼朔

慧庵子

利瑪竇

瞿道人

江生

神巫

蟠桃會

荔枝少年

獪園第四目録終

獪園第四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譔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仙幻

乩仙 已下凡二十事

世之言乩仙者多矣如余少時目擊則近信而有徵者然或以為紫姑神或以為詩鬼余時與名賢達士各窮其異即非上清高真必皆南宮仙客筆端靈語靈氣燁然錄之以廣井魚之聽矣三十年前與沈廉訪之于椿年秀才肄業泰陂山中秀才余姊夫也極好扶鸞其族人雪帆子所傳授者後兩沈生皆少年

夭死、遺有符咒書本一箱、並是虫跡鳥篆文字、黄素書、古漆軸、余悉取而焚棄之、今所記降乩之詩、僅十有七首、乩仙嘗為余寫蘆花仙舸卷子、題百字令長句、及五七言短歌、或誇一生祿命、後竟不協、亦不能尽記憶矣、所降仙人、皆有別號、一曰降雪洞天使、一曰黄石公、一曰安期門下崔喙仙班、一曰虎觀使、一曰知幾子、一曰醉仙、一曰鄧玄岳、一曰周岐鳳、女仙曰羅襪仙子、

降雪子下壇詩 已下皆七言絶句

絳雪紛紛點翠苔、忽傳青鳥信音来、蒼星已遲玉関口、接餉蟠桃齒頰開

絳燭緋羅吐焰奇、謫仙斉賦下壇詩、明晨奏草玄元殿奪得東方宮錦帔、

羅襪仙子即事

隔簾燒燭爛如銀、隱映餘星出絳濱、獨韻三山鶴背笛、吹殘人世幾紅塵、

寉喙使自題 已下皆五言絶句

洞裏日修真、紅泉滌世氛、酒醒棋一局、不遺世人聞、

東方朔告漢武帝云、臣往取東北地芝草、乃隔紅泉不得渡

知幾子下壇詩

春光到百卉、余方酔瀛洲、一閒香篆結、跨寉洞庭秋、

羅浮仙子命余出文梨火棗題賦

仙家愛梨棗、株之餉群真、絕勝金母桃、結實空千春、

又題梅月小景

月色何佳哉、柔烟篤寉来、梅花香雪裏、百鳥韻齊開、

鄧玄岳詠宝劍贈錢子

豐城有靈劍、飛入虞山阿、劍上星斗文、向子胸前羅、

絳雪子還蓬莱山

五雲擁蓬莱、雞唱玉楼開、鉄蓬一殺曉、琪花落滿臺、

又題虞山七檜

虞山冷紫烟、星檜七株傳、龍蛇影落地、冷然吸丹泉、

七檜之傍有葛洪煉丹井、故云、

乩覧吏譯畫詩

叟壽已報四、雞唱又過三、焉軒在前路、跨雀歸烟嵐

安期門下鶴喙仙班别署宦上先生自題其乘鶴像、已下皆四言絶句

散振沆寒、羽擊三清、乘之一去、九見洄瀛

周岐鳳下壇詩

久墜人道、纔登仙跡、俛仰塵世、已成今昔、

黄石公画黄石圖因題贊于石中以贈錢子

穀城之顛、下有黄石、天地不朽、斯石不泐、欲鑒吾照、爰徵茲筆、

又題圯橋隨履圖贈錢子

欲核奇蹟先兆競心、地橋故事、永為良藏
座中後至一仙云適從蓬萊山醉而至也署
曰醉仙索筆題酒酣放歌一首但記其首四
句
我居白玉十二之金城、面〻群峰拱而立、下有萬頃
飛花波點、作酥酈供一吸、餘不能記、凡此皆信筆而
成、運乩如飛、味其玄韻、研其妙旨、自非凡下陋才所
能構合也、夫詩兕故自有之、如周岐鳳、自云成化間
人、姓〻署名曰江湖散人、庚巳編志怪錄並載其降
乩語、不獨余所目見矣、
白雲顏
婺源潘璽鄉士淼、號雪松居士、成進士後有乩仙白

雲顏者、常隨之密室、嘯詠相屬、潘自謂與御風者游矣、記其題嚴州建德縣唐寡婦詩二絶云、枯杵不成眠、嚴寒午夜天、衣裁無婿着、課子當金錢比肩難作雙、並蒂空留核、欲識孀閨心、嚴灘一片月、

雲門山人

陸雲門太原徵君婦翁也、曾為秀才能詩、貌清癯、余嘗識之太原齋頭、後以壽終、近里中有扶乩致仙者、題詩畢、請問姓名、遂署曰雲門山人、而其詩亦清逸有韻致、彷彿平昔之作矣、

孫侍郎

天官侍郎孫公繼皋、謝世一年矣、近梁溪某大家、以

他事召乩仙降壇、則宛然侍郎筆也、書云、吾與諸神共游龍泉菴、偶過此、寄語寒家、京師消息將至、吾已有蔭有贈矣、不十日而北信至、果下蔭贈之典矣、侍郎平生、不談性命之學、而神清韻雅、玩采游玄、真世上逍遥仙官也、宜乎灵爽不昧、遂凌紫霞、吳司教親見其事、為余說之、

周明經降乩記

萬曆甲寅秋七月二十日、南濠王一統秀才、于家設壇召仙、仙至、則女仙劉采春也、乩題云、余在蓬萊山、飲九醞酒、焚蘭荃香、與李郎圍棊、適白寉双双鼓翼而來、稱有能詩者在座、欲賡歌耳、問李郎為誰、則采

石江頭提月人也問在座能詩則持君鉉字伯玉其
人也、問劉采春非唐朝閨秀耶則題双燕不知腸欲
斷之作、已又題不喜秦淮水絶句、題罷、各問功名事、
答語類古讖文、廻環讀之義不可解、因自叙其家世
履歷顛踣云、兒本浙西錢唐人劉元之第四女、阿母
陸媼、善音律、好讀書、且能詩賦、咸有文彩、搊箏鼓琴
藝無不絶、在唐時、有劉内子草窓集行世、板留在山
子王氏、至元初兵起、帖木兒百花率其衆來攻虎林、
而此草遂燬于烽火、不復傳矣、兒十歲時、即能于阿
母鄰上口占成詠、年十八、已著詩名、唐匡世者、京都
富豪也、聞兒名、厚遣金繒、因媒爰娘強納聘于家、予

與家慈從屏後窺之、直銅臭耳、以死謝之而去、後二年乃歸狄郎、狄郎風儀才調、並神仙中人也、偶于路傍彼此目注、遂荏苒同心焉、兒年二十五、而阿姆長逝、摧隕無狀、不知有生人之樂、便委家事于弟大德、而身與狄郎逃入深山中、遇異人授修性鍊形之術、食松栢實、身軀漸輕、時亦能乘虛御風、最後遇赤松子王子喬諸神人、隨與俱去矣、其說詳委甚繁、茲不曲載、乩又忽動降書云、錯教婢子上簾鉤、此非蔣生詩乎、問仙姑何以知之、答向汝宗道、一統笑曰、汝宗、吾良友也、上賓之事有之乎、曰汝宗已任玉清宮掌記矣、一統問汝宗可致乎、曰可、于是更焚符咒、頃之、

乩運如飛云、弟周胤昌白、往與二三兄弟結歡賞社、相愛相親、情踰骨肉、方欲周旋左右、奈生不逢辰、遺此長別、上有高年兩尊、中有良友密親、下有孤兒寡婦、一生事業、了無究竟、可悲可痛、弟今在玉清宮掌文書、近聞劉母病甚、寄声昌伯、且托致謝陳允清已又言申相國今得生天曹矣、一統問汝宗、天上有酒飲乎、答言、上帝一日賜三杯、然勝人間三升矣、疾書有事欲去、言已寂然、劉母則同社劉昌伯母也、今方篤疾負床、允清上舍為周君營葬事、贈孤發款義甚高、而申少師公果以十九夜寢疾而終、既殮、項猶溫識者知其生天無疑、始驗乩書之不謬、為王子蒋子

並別有記、采其異者著于篇、

神仙酒

亡祖篤部府君、夙慕至道、別署宗賜子、每歲遇四月十四仙誕日、必就家展回仙像、以名花美果薦焉、常半月之前、先釀白醑于床頭、俟其熟、壓以成献、戊子年、缸甑中嘈嘈作桃花乳、命余侍飲、余敬問其故、府君教云、神仙過門、則酒赤也、余從沈生扶鸞請仙、夜既半、席間所薦之酒、悉変為丹霞、後余移寓郡城、種花池上、亦常造酒祭呂翁、啟視缸面、竟成珍珠紅矣、家人以為仙過不祥、後竟無他、又壬寅年冬、浙東丁望雲家蒸秫釀酒、忽作絳色、異之、已視甑中、則一層

朱一層白、相間至底、尤可怪、

許生

許生不詳名字、善召仙、能于乱上點藥、化石為金、翦燈花煎出黄金白銀、種々甚奇、

蜕仙

武夷山接筍峰下幔亭塢中、有歷朝以来蜕仙、共十有四人、居民供養、藏諸石龕中、每歲大旱、迎歸其家祷雨立應、賽謝畢、明日将具簫鼓送還故處、則蜕仙夜半自歸塢中石龕、不失位次、其灵異往々如此、

廣仙

武夷北山有水濂四十里、行至山麓、攀援而上、如在

半空、逶迤又過水濂道院、遥見一龕石鐔中、訊之道士、曰此嘉靖十年廣信府蜕仙也、俗呼廣仙、其貌清癯、肌如腊、目如電、皮毛爪髮宛若生者、有御史某采訪其處、題曰昇仙、高君承先自閩中歸、述其事。

蒲仙

蒲仙者、不詳何許人、或云即上海高橋朱乞兒也、少為人傭保、俄辭主人、行乞里中、冬夏無衣、露處人家籬下、雨雪不侵、取蒲蓑五六領連綴而裹其體、因呼之為蒲仙、嘗在嘉興城東六里街上出入往來、不擇淨垢、每天將雨、輒臨水自浣其蒲裳、以是徵驗、里中有疾病、摘蒲施之、煮湯服下立愈、或有母患癱瘓、往

叩蒲仙乞藥便撒溺于地令其刮溺泥煎湯進母如言亦愈衆以為神一日過湖州村落入人家乞食其人已入山販茶蒲仙在其家食果因熟卧于簷下氣息如蒸抵暮索筆題蒲仙卧此一日六字于壁閒而去及販茶人歸云今日入山遇二虎幾不免踉蹌而還見蒲仙手搗口挾兩貍置于肩而出安得卧此地乎後乃悟山中見者是其飛神所挾之貍即二虎矣歲餘竟不知所之

垢仙

垢仙者姓劉名黒〻東齊人也萬暦三十年間由泰州渡江來游虞山止泊無所衣服滓弊狀若風狂號

為垢仙每行市中群犬競來微逐俗又呼之為狗仙
矣路遇邑丞導從箕踞相視丞怒命左右執而笞之
衆驅逐界遂入姑蘇城坐于北寺前香華橋下晝曝
夜露蓬首穢形見者咸笑為每風雪連旬市人慮其
已死就視無恙氣蒸汗流然未之深信也太保相切
聞而來訪禮貌甚恭時公方有家事憂不能決詣請
問忽高声叱曰何不速了却會 上方特旨召公再
入政府兼敕撫臣勸駕公屢辭不許因從容質之忽
又高声唱吳歌兩句云朝裏官多壞了法姐為多郎
亂了心自是吳中知有垢仙踪之者衆矣歲餘忽不
復見尋求在齊門外陽澄橋後住太倉最後到松江

黄浦，老幼圍繞之，使走入蘆花叢裡，穴地而坐，委曲隱蔽，不火食者經月，時時取生魚噉之，村民共以為神，華亭朱進士國華，方舉于鄉，造而請焉，垢仙曰，汝是庚戌進士，慎勿多言，朱叩其道不已，曰吾有弟子方接頭，在蘇州城東，可就而問也，忽一日無病而卒，村民火其屍棺，髑髏燒赤，大如火毬，停數日，有人見其坐泖灘上，折蘆一枝，掠水而去，方接頭者，城東織机人，曾出錢施垢仙，垢仙授以道要，因委妻子出家，相從俱去，亦能晝曝赤日，夜沒于水，盡得垢仙之術，與其徒潘酒保周文秀等七八人，往來雲間，俱宿風露中，餐霞吸瀣，朱進士姜孝廉諸君，共為買地葬女

門內、造老君廟居之、事在四十二年間也、

一說指仙常自稱張明珠、談人間事、無帶中者、從刈北禪寺前麥、不信、旬日間、雨潰爛麥、不及收割、委江王夫人卜女娠何祥、擧其陽而之左右毆擊、後梁生男、迎歸園亭供養、重門深鎖、忽失所在、推求野外、復載而還、趙祖美問謁選何官、叱曰、汝當先做壽官、趙三月病朵方驗壽棺之言、渡劉河、自沈于水、以為死矣、停數日、復在黃浦灘上、後忽稱病暴亡、村民以蘆席裹尸、棄之河濱、風雨漂溺、不知所之、停數日、又復在岳王廟前、王小選士騏相從問道、多通宗旨、竟莫能測、嘗呼方接頭為堯夫而不名、方居吳中獅林寺、

一日廚廊下見空中葉墜拾視之、師手筆也悟當行矣、急詣上海叅謁、撫其身肌滑如脂、誤以爪傷、血出皆白乳、化後、有人見之淞上凌波而去、

夫子李

夫子李省曲阜縣人、傳是故衍聖公也、禪封爵于其子、遂變姓名、入武當山、草栖于玉虛宮、 穆宗皇帝嘗遣人物色之、詔歲給廩粒、命中貴人供養于山中、今上登極、至今恩典不廢、一日、李忽詣中貴人曰、吾久留此山、縻費 國家資粮無益于事、明日往雲南去也、中貴人曰、師今老、年舍此而遠遊、不以奏聞于朝可乎、曰、要行便行、安能待王命下耶、中貴人陰使

道士守之。其夕僞病死。深相怪嘆。明日給棺殮葬之于擺木岡。岡形長七十里後三日。有人見李在山下酒家持杯倒飲。自云將往雲南。怪之。問曰。師是夫子李耶。猶在手。昨傳山中送葬者。何神人也。李大笑。掌其頰曰。少年莫浪說。于是潛遁而去。衆詣中貴人具言之。不信。陟岡發棺。惟一輛草履子存焉。

斗蓬張亦稱蒲團張。負一蒲團。重數十斤。上下嶺陟。如飛。故得名。

斗蓬張者。隱武當山巖燭澗。修行山中。猿猴常采名花異果。釀成美醞。獻于斗蓬。名曰猴酒。蘇州山塘吳梅鄉入山求道。斗蓬賜之一杯。醉經三日。其後斗蓬過吳昌門。從梅鄉乞齋。梅鄉出家釀一罌。重七十斤

為然斗蓬曰某今獨飲不敢累諸君相陪也於是裂去罇泥蹇裳而踞其上少頃口呵出氣三口遽起还視其甕空無滴矣

菜頭張

菜頭張者山東人也故世胄後為裨將棄官雲水喜啖生菜頭俗呼之為菜頭張矣

銅瓢張

銅瓢張者陝西人也未詳氏族故嘗為右方伯雲遊湖海以大銅瓢自隨因而得號

白尊師

白尊使者相傳是白香山後裔以其勝國時人或呼

白元人訛為白猿神矣結廬天台白玉庵（旧名衲陀）道行高古閏頭陀師事之

李大瓢

李大瓢者住茅山授變幻術百三十歲矣

李半仙

李半仙者徽州人也由太學為貲郎後棄家隨閏頭陀雲水出無瓢囊亦不見其所常攜帶藥物惟善採人身中元陽應手成藥粘鬚觸頰立能返黑還童人以是異其神變呼之為半仙矣住茅山年九十三歲

雲憨憨

雲憨憨者雲南人也有道術後不知所之或傳武當

山瓔臺觀側有憨〻道人東甌何自嘗見而問道未委是一人也、西人也、

剪頭仙人

陝西延安府葭州深山中、有剪頭仙人、折粒不食、日飲淨水三碗以為常、溲溺俱絕、間用法水療民間疾苦、甚有靈驗、其水止取一滴、〻入淨瓷罐中、携歸則盈罐矣、煮服之、應手而愈、由此遠近称神、有司上其事于延綏開府鄭汝璧、榆關大郎李如樟、數遣官吏入山數請、車騎旁午于途、不至、最後以裨將往、強之出山、既達榆林城、時萬暦甲辰冬十月、西北極邊地且凍矣、衆見仙人氣如蒸、面有微汗、視其貌、可十六

七歲少年自披百結衲頭首戴七星帽以七金鈴綴于帽簷故曰七星又用金圈束其額金環貫其耳髮皆鬒黑鬈起一如頭陀之狀俗因呼為翦頭仙人仙人見中丞元戎抗手長揖叙世間賓主礼而已揖罷不登席坐便結跏趺于地叩其胸中古今事無不曉暢二公大驚幕下賓僚無應对者時有東浙四明人吴一鯨頗稱博洽方客中丞幕下中丞命往質难之仙人與吴生酬論邃古以還六合而外之事吐納如流傾湫倒嶽一鯨聞所未聞中懷悅服口屈不能置對衣纓附注咸謂仙人周游八埏海貫千古言非孟浪皆為誕章（誕大也出漢書）雖張茂先之博物梁杰公之談

奇、蕤以尚矣偶論宋史、及咸陽冤死岳家父子事、仙人輒大慟、淚下如雨、明日復語及、又慟如初、座人或微時事、不对、叩以 國家運數、僅答尚繇遠三字、餘不肯言、是日中丞移仙人于城西玉皇閣住、外雖深加欽敬、陰使人守之日惟供水三甌、他無所須也、軍民求法水者、絡繹喧填門如霧市、俄而法水不給、仙人索紅棗代之、闔府大帥各送棗二石至、遽命置于閣下、不須舁上、乃召病者登閣取棗、仙人出棗于袖中、次第給散、其下八筐之内空無有矣、中丞益奇待之、常來茶札、因屏左右私質其姓名年紀、仙人默然、不得已强應曰、姓周、晝夜環衛于閣上下者百餘人、

是夕逸去不知所之衆皆惶懼二公相顧失色數日後撫帥兩府内各見空中隨下名刺一束中有周三畏拜謝五大字餘並空紙因知三畏是宋朝賢臣相傳秦檜先曾命其勘鞫武穆之獄三畏棄官入山後乃使万俟卨羅織而成仙人即三畏之本身也夷考正史不見其説豈五百六十餘年未嘗死乎後榆林人服其藥者終身無病爭繪小像龕事于家初仙人乘白騾而來遂畫乘騾之像焉

棋陽子

棋陽子姓雷氏名化緣或云孔文進士之孫西川大足縣人也初生時有僧乞食于母門遂名之爲化緣

生二歲父母相繼死、育于安縣民陳和家、十餘歲、陳夫婦亦相繼死、展轉寄養于灌縣之青城山下童老家、童老家亦貧、無以自食、化緣衣破腹空、寒色可掬、日日入山採薪以給灌縣人、人見化緣負薪下山、輙持一升半升粟來易、化緣盡所負薪與之、便去、亦不爭較、往來出入、艱苦不辭、連年如此、一日天大雪、誤迷失道、陷絕壑中、積雪可六七尺許、望見蒼崖古木若在雲霄、忽有白鬚老人荷拂而來、引之起、同行亂石間、至一大樹下、相與盤膝、少頃、又一紫衣老人修眉便腹、箕杖于前、亦來共坐、三人常斷黃、精生餌之、漸覺不飢、耐寒輕健、如是者累月、二老人忽指大樹

下而告之曰此是子前身脫化處也出囊中一神枕若履子大授化緣枕之化緣既覺憬然而寤遂起坐于石上嘆曰大奇大奇于是二老人下地作礼而拜甚恭尊之曰棋陽子棋陽子而不名後灌縣人驚傳其事皆呼為棋陽子矣徘徊之間忽失二老人所在化緣自此誓不出山終日結跏趺危坐大樹下耳中隱隱聞陽谷鳴琴之声或時聞人語窮而跡之寂亾有也又數月人有逐伴入山採棋遇見化緣敝衣蓬首形如枯木頹然識是童家負薪兒相與大怪異之事稍稍聞于灌令灌令景君愛奇之士也暇日屏車騎與二三賓客左右徒行入此山中涉溪登嶺攀積忘疲乃

至大樹下、具問所由、化緣曰、某前身託此樹中、今乃得復形為人耳、令遂命伐樹、操斧未下、忽樹中声震如霹靂、火生其腹、劃然洞開、見遺蛻焉、身着布衲、髻頂鐵冠、腰繫黃絲縧犹未爛、頭枕一劍、劍柔可繞指、髮垂覆額、已長丈餘、指爪盤旋、環其足矣、尋復于蛻傍得石匣、匣中有券、其文字皆古篆、丹砂所書、循環反覆、竟不曉其義理、景君與賓客左右各各驚嘆而還、遂下令製龕以奉樹中遺蛻、築菴居焦陽子、灌縣百姓、翕然敬事之、以為師、數年前來遊江南、自梁溪至姑蘇、留于武林之西湖、俗流多不識、梁溪士大夫、稍有一二接遇之者、然其見衣冠大僚、士族子弟、亦

不為禮、所酬对甚簡、只教人于心地上領悟宗旨而已、世莫能窺其詣也、未一歲而還、譚中丞東鉞兩川時、常為棋陽子建大通觀于青城山下、至今尚存、

玄洲子

玄洲子、姓衛氏、莫知其名、洛中人也、貌奇偉、身着破衲頭、又自稱一衲道人、嘉靖中、山陰朱生啟賢、為太學生徒、家饒貲財、廣延方術之士、道人常過其家、時諸學士大綬林居、其長郎寢瘵積年、衆醫治之、皆云不及活、道人謂朱生曰、吾能起之、但惜囊中藥盡、止存六分、可延六年算耳、然吾與語兒溪上一角妓往還情愛、謀欲擅之、非百金莫辦、子為我居其間、朱生

曰、藥能活人足矣、慎勿言六年事也、遂往告學士、李士曰、出百金以延君兒旦夕之命、尚安惜哉、趣延道人至、深加接遇、道人入臥內、褰其幃而視之、驚曰、氣息奄奄、元神散矣、明日五更且死、奈何、急索婦人稠乳半杯置案上、即于肘後摸一小銀壺盧、傾出神藥兩方寸匕、色紫而細、研其末、投其於乳中、曰、服此三分、當蹶然而起、若下床足不著地、再進其半、行如飛矣、患者鼻端聞此奇香、噎然作聲曰、莫不有仙人相救乎、左右應之曰、果仙人藥也、急命進、強灌入喉、以舌舐而盡之、有頃、見其臍在衾中漸能蠕蠕、俄而求食、與之薄糜、復盡、良久遽起坐、便欲下床、而兩足蹻然、

果不能下于是左右奔告道人、更求其半進之、方設
酒食之具于西廳事前、長郎忽馮倚者肩、直詣廳事、
謝受更生之恩、道人遂留坐中同飲、々畢、其家出金
八十兩、繒綵十匹、再拜酬贈而去、朱生于途中私訊
其藥何名、道人曰、此即仙家九轉大還丹也、李少君
所謂鉛錫投和、而黃金克成、刀圭入喉而凋氣立反、
樊方猶然、况其上者、朱生曰六年之說然乎、曰、載耳
此藥果能長生也、還家懇請其方、道人曰、知子好道、
奈何靳之、乃脫下破衲頭、析其背縫中丹書一卷、標
有金字一行、曰許旌陽尊師石函記、付朱生、令于淨
室齋心三日、寫其要訣、寫畢、收藏如故、明日將之語

兒溪上、因告別、朱生復贈道人三十金、生雖受其真秘、然不能修用、復以其書授之玉霞子、比道人娶妓為小妻、俱入羅浮山中去也

席生

席生者、號小棠散人、不記名字、廣平之曲周縣人也、少為肥鄉張金吾家狎客、聖標之先將軍幸之、常令侍飲不離左右、忽委妻子出遊閩外、雲水數年、一日挟兩翦頭胡雛歸、張氏不知其奇也、家有讌會、童子攜銀壺溫酒、席生遽奪其壺、投諸井中、僮子泣訴于主人、舉家詬罵、以為病狂、席生曰、無草〻、請于爨下索之、衆共走爨下、布覓無有、忽聽釜中有湯沸声、徐

舉其、蓋則銀壺究然、湯中、酒已温矣、湯之不少消滴、
旋復命左右取酒盛滿壺中、用紙丸塞其壺口、去壺
蓋、倒合席間、亦無消滴出、于是遠近驚傳、無不大怪
異之、行厨諸物、水陸畢致、以空衣承之而得、惟金銀
不可取、然一着其手、雖鎖鑰櫃中、已在其懐袖間矣、
每當月明之夜、輙呼酒大嚼、召羣鬼舁輿擔簏而出、
周游名山、不止一處、既歸、取鬼所擔簏發之、出其地
土産之物、以徵于座人、咸莫測其理也、久之、復走塞
下、遇虜至軍中大戰、賴席生陰還神兵驅虜、虜潰而
退、大司馬嘉其功、署為京營小將、中貴人聞之、日夜
誘説、逼之傳術、生固不肯告、中貴人怒、因其昔年有

挾胡雛事、乃使人上書誣告、構以交通外夷之罪、有司驗無実跡、止于遣戍遼陽而已、尋遇赦還北平、告親故言當入衡山祝融峰下、合軒轅九鼎丹成、然後出、自此杳然無聞、

衡陽山人

衡陽山人據生、善五雷請雨法、不用設壇禹步、但拈片紙、立書五符口中誦五呪、雨大注矣、叩其術、乃從北方真武借来、初非自天而降也、據生坐致行厨、亦不用符呪、以衣從席下受之、或索梳樸下承珍果美饌、羅列滿前、座客無不酔飽得意而去、

周箕

周箕南甫、夙志學道、樂誦道德黄庭陰符諸經、精勤不怠、而未獲窮其指歸、但能焚香牎下、日誦千遍而已、曾遇異人授希夷睡法、自云睡中常作游仙夢、名山洞府、無不歷焉、曾飛神至青城山中、遇懸崖絶澗凡十餘處、烟雲鮮媚、花木紫榮、異獸珍禽、能歌善舞、訊其地、曰、此太上老君說經處也、周生親遇老君叩頭陳乞、老君爲解谷神二字、義奥言深、周生跪而受之、且誡以早來此間、見石案上置古經一軸、字如鳥跡、署曰玉清秘籍、不及考問而返、服膺玄教、至今不忘、當其睡也、每五六日、或七八日方覺、家人莫敢呼也、如此數年、漸能絶粒咽氣、經月不食矣、丙申中秋

余遇周生于西湖片石居生布席斷橋之上以酒為歡劇談痛飲至夜分月向西行余醉倦思寢遂入寺黎明還問周生尚以石枕其首單衣鼾臥風露中氣如蒸莫測所自

衣繡人

楚西荊澧之間有一異人著七梁冠身衣綿繡容狀甚奇古腹如斗大鬚長尺餘若五十許人皆呼之為醉叟隨行唯一弟子手攜黃竹籃籃中畫貯乾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蟲蠕之屬人或窺之無不駭走問其所畜諸毒何故荅曰天寒賴以佐酒此物亦不可猝致也市中童兒爭覓毒虫數十種見異人飲時

悉以乞與、皆擘而生嚼之、如得未嘗、嗽其蟲之極細小者、輒浸杯中、頃之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則夾雜以松柏枝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猙獰、蜿蜒鬚髯之際、觀者股慄、咸大怪之、多有惶怖逃去、異人恣意飲噉、似有盈味、嘗曰。蝎味最美、惜南方所無、蜈蚣亦佳、味又次于蝎。蜘蛛則以小者為貴。諸蟲中、惟螘不可多食、多食悶人、一日之間、嘗過十餘家飲、更不穀食、盡日沉酣而已、或于古廟中醉臥三日五日、或宿人家屋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八字、行住坐臥、斯須不忘、言人往事、率多奇中、人以奇禮相苦、便欲出門、及置酒、又復欣然、乞一醉、然後去

也、小選袁中郎赴官、曾見異人于沙市、自後莫知所之、中郎為作醉叟傳、

郭道士

北京神鶴觀道士郭蓬萊好道、積功累行、辛勤有年、六十歲時遇一異人至蓬萊欲乞長生之訣曰未也更二十年後吾當點化汝今且先尋外護、時富平孫尚書方在臺中、郭聞名、便往詣之、尚書許而未之奇也、其後蓬萊八十歲、異人復來、曰、吾度汝矣、竟其術、皆房中補導、名為接命、後入西山养火半載、出居觀中、鬚髮返黑、面如二十少年、京師人無不驚異、尚書使作札而拜、深加敬事、得其術一二、為郭今尚存

白雲先生

辛卯年、予燕市酒樓遇一異人、龐眉美髯、神姿清古、方岸幘揮扇、望見余在隔坐、亟呼同席對飲、視余啣杯戲頷、便曰、此酒豈中江南人飲、莫思蓮香白喫否、余曰、蓮香白、即吳下亦少、那得到此中、異人曰、易耳、俟少間客散、為予設之、越呼酒傭汲潔淨井水一大壺來、須臾水至、異人便于肘下囊中取出粒藥、狀若枸杞子、擲壺中、用綿帋封固、謂余曰、少待頃之、座人皆星散矣、余便問先生從何處來、異人曰、適從終南山來、偶攜得白雲一縷、請出贈君、復于囊中製小葫蘆、周遭紙絹封裹、呼余鍵其樓窗、用手次第揭開葫

蘆有雲如篆煙裊裊上騰遂延漸作紫色氤氳旋遶布滿室中食頃其雲穿窓隙而出急命余開瓶曰酒熟矣啟視壺中之水盡為芳醪不覺芬人齒頰連呼大白浮又曰莫學俗子飲啞酒不歡也袖中出木刻婦人置席上長可五寸許眉目分明手足能動服飾窈窕宛如生人令其持杯至余前勸飲便叱使跪求盡杯如不盡不起少為急收入袖中曰恐客中春心蕩也余時偶攜得李蓬頭星書在袖因出甲子呈異人看畢稱曰郎君好蹤跡因叩之則曰他日聲彩極旅但目前尚有重厄耳余謂蓬頭莫中焦狀元名跡都下先生曾識其人乎異人笑曰那得識此輩是嘆

語漢、不足聽也、酒畫別去、請其姓名不言、第書一雲字于余掌中、余笑曰、名號豈止一字矣、便當呼公為白雲先生也、不離右門、倏忽相失、明曉重詣其地消息之、不可得矣、余由此遂訣歸計、不半載母死、身遘危疾幾殆、一如異人之言、

孫道人

孫道人、不知何所人也、常被髮佯狂、游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叩其術、明于補導之要、能飛沙撒土、吹入人家屋子中、無不以手掩目、開盤中器物、簌〻、有声、又能嚼墨噴人、忽黏肢臂上、雖重裘之內、斑〻悉成點誌、又能攜運市肆中物于袖、引出鮮鯽鯉諸

魚數十頭、付廚中烹以共食、一日裾下忽作羊鳴、乃出一壯羊、々遽欲走、遂牽于市賣之、乙巳春、董學士入楚督条、湖上諸君送之、共觴酌昌門外范家樓上、道人來、衆求試法、乃撮出福橘十四枚于袖中、分而嘗之、余亦在坐、後一日過余里門、爲小妓所侮、孫稹視賣桃人擔云、借汝一桃、遂拾以擲其面、妓者右頬立時赤腫如桃大、爲楚不可忍、還復哀祈、乃索杯水呪之、三噀、其腫漸消、都亡所患

祝老師

祝名葺有異術、楚人尊之曰祝老師而不名、蓋高道者也、應城楊給事漣、少讀書大洪山中、寢瘵經年、骨

消肉盡自分不起矣、遇師出刀圭之藥起之、後疾再發、師不得已、復畀藥如初、訓諄誠切、皆至言要道、給事病由此漸々得瘥、師覺其神王、趣使復修公車之業、擔簦赴舉、既獲雋、又勉之計偕、讖云、汝功名在三口裏、莫測所謂、後鄉會主司是孫如游董復亨劉文琦三人、果符三口之兆、給事自進士擢第後、于世味泊然、選授常熟縣令、政績大著、暇日與賓游話言、必及神仙之事云、或云彭幼朔、即石韋也、庚戌仲春邀讖、署中說此　此與師齋頭談不同

彭幼朔

近雲陽有百歲仙人彭幼朔、一號江鼫䶂、一署祝石

草昔年所称祝老師者、或云即其人也、又常改姓為邹、時々変易、無有定名、彭于黄白之事、已得手有年、所至、妻妾子女輜重随擁甚盛、所傳者、云是先世彭祖之術、由是遠近衣冠貴介無不傾動、奔走其門、拜而叩之、如真仙矣、及問其術、是服氣之法功夫密々不容間斷、只在七日間打成一片、而其法主于自然汗吐下以為驗、汗以去骨節中病吐以去胸膈中病下以去腸胃中病、真氣勝則邪氣自除、依而行之、其人無病而汗吐下、不知所由也、然大抵皆养性交接之術、嚴武言、

慧虛子亦称真子宜

虞山龍城山人姓孫氏、住塘市、挾致鬼之術、逆說民間禍福休咎、無不有驗、遠近傳為真仙、初練鬼、得章生日聞、云是閩中觧元、少年夭死、立願相隨、孫氏奔家事之、呼曰慧虛子、其術使人先書姓名、及意內事于紙上、另置一空紙于案、密封凈室中、三日後啟視、則空紙上報如所祈、龍文鳥篆、無所不工、又或擲龍眼荔枝之類于地、俾其人自拾、諦視之、一果實耳、劈開、則所報之箋在焉、或設鐘鼓于仙壇上、無故自鳴、如有人持筳以擊狀、見者大怪、因是人赴之如市、數百里外皆來、嘗報王小選士騏科名云、直至牛無頭、然後羊生角、後果以壬午科發觧、鑿鑿如見、言皆神

異夢石老人、是孫婣家、居止相接、嘗云小樓與孫宅並、每夜穴壁孔窺覘、見孫被髮裸體、嘶刀跳擲、用五色繩子數百丈圍于壇外、須臾戶牖拉然、暴風颯至、作呦呦之聲、因知其所練果是靈鬼、不獨一慧虛子也、

利瑪竇

利瑪竇大西國人、游于中華十五年矣、衣服語言、飲食禮樂無不中華、但不娶耳、彼國無佛法、亦不通儒教、第奉天主為尊、其像是一婦人、手中所抱者即天主也、婦人像若西王母、而繪彩之色、絢爛非常、望若七寶莊嚴者、然既以其像進　聖母、張壁凜凜、使教

收藏于庫、其所進自鳴琴、自鳴鐘、皆按刻漏而鳴若吾中華有自鳴更鼓之、獻　天子甚異之賜賚無數日給飧錢、因養之京師、瑪竇他所製自鳴鼓吹未進上有、尤奇、一撥閑捩、衆樂皆鳴、今京師市中有製成出賣者、所携經籍、皆梵字、其印裝之巧、紙墨之精、中華所不及也、瑪竇慧性絕倫、雖數萬億言、一覽而得、人謂其胃有成案、故能然、擬云、學識字如造屋然、疑即吾儒以一貫萬之義矣、性常刻廣輿地圖于金陵、用五色以別五方、中華幅員、大如彈丸黑子、庚戌年、夏中疫臥病、服參而死、始知其無他道術、是外夷中一異人也、

瞿道人

戊申年間宰輔婁東王公、薦一方士于族姪侍御家、瞿籍金華府、共稱為瞿道人、常挂花瓢于肘後、及持天台藤杖、嬉游山水間、道人有一刺函中以素紙封絳箋一條于內、緘題甚固、衆苦請開之、不肯、後窮取以視、乃是庚戌狀元韓敬六字、其時求仲尚名敬求、未有改也、觀者咸笑其狂誕、不知韓敬為何人、至庚戌春、報會元是韓敬、見之方以為奇、有頃、求仲果發狀頭、乃始驗其術之神、真如芙蓉鏡下矣、

江生

壬子年五月中、有楚人江生、過吳門、挾某貴人書、往

說吳淞帥府舟經葑門遇相識偕其衛尉過其舟持一緘為贈求看年命略批行止江曰不得暇矣強之出甲子置案上覽為江大驚曰幾誤公事不出今日當有大災衛尉悒悒而去是夜所掌運糧艘過吳江城下失火焚燒器盡賠嘗不貲

神巫

東浙金衢之間俗事鬼信巫巫多黠者開化縣太末山中有一神巫降神能手持利刃自屠其腹巨斧斫胸跣足行火甑上口含沸油噀人着人骭膚立見糜爛而其口都無所傷或時狂叫登山手拔大竹標作繞指柔以自纏縛其骭其異如此屠隆禮部少時讀

書山中目擊之

蟠桃會

嘉靖初年，有優伶十人，不知何處來，嘗過楚之常德，寓鄒溪市鎮上，搬演歌舞，妙絕一時，市人競相稱賞，徵逐聚觀，遂無虛日矣。後忽告歸，市人厚以金帛酬之，强留搬演，其夕至四鼓，重點蟠桃慶壽雜劇，群伶命市人置一大甕于劇場中央，八人裝為八仙，次第走入甕中，曰，請了，衆兄弟們，同下海赴蟠桃会去也，良久不出，止存司鼓板者二人，故起而揚言曰，你們應是醉倒瑤池上，往而不返耶，須往視之，持其鼓板，亦走入甕中不出，市人取甕視之，空無所有，竟不知何往

矣江大理與袁吏部同在吳中為令、席上親說之也

荔枝少年

有方士設帳賣藥于河南開封府前、常見一烏巾少年、以賣鮮荔枝為事、稱自閩中來、時方暑月、衆許其南北路遠、何由至此、少年云、得善藏之法、取樹頭整紅摘入新瓷罌中、用火酒沃之、投以他藥封固、雖經萬里外、色不敗也、市人輳集其處、競出高價買之、中州人生不識此異味、朱門白屋、無不徧嘗、如是者數日、方士疑少年非市販人、察其神狀、類有道者、且荔枝顏色日益美好、常滿器中、如纔折下、益大可怪、因躡跡其容舍、在一酒肆、方士遂僦隔壁半間宿焉。中

夜聞有聲穴壁窃窺見少年取大瓮罌盛土、出銅筋一双搿之甚熟、種荔枝核于内、頻用夗央手輕拂其上、口喃喃作胡呪語、呪畢、便躍身梁上、以一脚挂梁倒睡、有頃睡覺、自梁而下、見罌中之核森然挺生、轉復滋長、少頃開花、俄而結実、天向曙則已纍纍紅熟可餐矣、連枝帯葉一一剪下、割其樹焚之、及明、攜之而出、方士大驚、伺其休暇、市美醇醪進焉、祈求傳示少年曰、君不聞能開頃刻花乃神仙事乎、若無仙骨、學之何益、指方士帳中薬問何名、答曰烏鬚薬也、少年因觧襆中、取青薬一袋、細如巨勝子、其色翠浄、授之曰、吾薬一粒、可和君一鑵、獲此足了一生、無煩白

土画地也請自此別遂去不復見方士投藥中試之一點如漆能令黑者不再白周王問其術異延入府中以金帛賞賚之徧游朱邸無不資給此人終身用藥不盡矣或云少年仙術得之則隨菓可種不必荔枝渴中之土皆大丹也神仙變幻信而有為按列仙傳載宋人寇先好種荔枝食葩實焉自然種瓜席上引蔓生花若少年者果得仙之道矣抑善戲耶

賣薑翁

相傳衡州有賣薑翁莫詳姓氏常荷薑擔賣于衡湘間三十年來顏如花髮如漆未嘗改色人多怪之未之奇也一日遇道士于市上却謂翁曰某有黃白秘

術、非其人勿妄授、叟豈有心者乎、翁嘿然不應、但取擔中薑一塊含口中、少頃吐出、變成黃金、道士驚遁去、爾後翁亦不知所之、聞之積古、併忘其年代也

席生二

席小棠、嘗客龔司馬錫爵家、一日邀龔飲、把袂並入書齋中、破壁而進、龔自身不覺已在大空宅子高樓上飲、飲畢、下樓回顧、乃是長安酒肆、馬上人物色得之、龔莫知其所以然、也董翰林其昌說

葛承奉

楚府黃門葛承奉、失其名、得道者也、能燒水銀為黃金、凡武昌境中古刹佛閣仙宮道觀之屬、無不稍貲

修補所到村邑、見有偷婆坊寺靈圍神儀、與問金木土石、若染若碧、並即布捨粧飾塗治、後先賞以數萬、悉出于炉火中、楚王聞而怪之、欲從受方、倫加榜掠、神色如常、終不能得、曰、奴婢自竭身資、願與衆生共成福緣、何知黃白事乎、逼之不已、歷然端坐而化、楚人競相哀嘆曰、舊黃門願力已大、正當生天上耳、或又疑其尸解矣、王穉庸客武昌、親覩傳說、

玉龍山傘戲

常熟縣湖南金竹秀才、字子虔、少有拔俗之韵、嘗館于李氏、其所居枕虞山下、時〻閒館之後扉、登眺徘徊、每當月朗風清、曼聲長嘯、憂于雲表、而平生絕不

善談人間事衆呼之為痴秀才矣偶過福山劉神廟中道士徐壺隱新構雲房乞其歌詠磨墨瀋以待濡毫亟命喝題壺隱遂以壺中日月長五字次第命之金手不停揮立綴五絕語多玄勝誇賞藝林嘉靖三十年間倭亂初平金悵然不樂塵世一夕夢見其前身之所處恍惚舊遊便捨妻子出家雲水称不更還後數年金有相識人居相去里許適鮮軍之雲南事畢將歸道經玉龍山下傍有草庵際暮投宿望見庵主綸巾羽氅擬繩床盤膝而坐細視之乃里中金秀才也顏色轉少鬚髮如青絲攝衣而拜道鄉里姓名且告其家中消息云郎君亦為邑諸生矣金笑曰不

才之子何足道哉給與錢數十文令詣村店進少酒喉仍来安宿鮮人既獲醉飽其夜寢于庵内繩床之側初就寢時見金取其襆中傘張之用兩手揺轉不停如此竟夕似夢非夢耳中但聞海潮洶湧之声凌晨寤而起視身却臥于楊子江岸西津渡口推問岈上搭夫已是鎮江府東郭外門矣自暮及朝瞬息萬里怪莫測其所由尋憶昨宵所經蛮烟瘴雨之鄉真落夢境乃嘆息絶思也視傘空中有附書數行寄語家人云浮踪浪跡絶無處尋勿更以為念也自是人知金已得仙矣又寂絶數年有人見之于終南山孫太學胤伽記其詩句甚詳茲不備載

獪園卷之四終

獪園第五目錄

釋異

花手觀音

渓溥若松

幻空法師

峨眉山異僧

響佛和尚

西天竺比丘

紫栢禪師

雲棲大師

有門法師

衆溟尊宿

心光長老

僧如榮

僧如清

僧廣槐

僧廣如

三塔青漢翁夫婦

永倉錢氏子

京師婦人

陳道民

李倪两木匠

錢貞奴

台州營卒

繪圖第五目錄終

獪園第五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譔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鋟

釋異

隆菩薩

隆菩薩者、即永隆禪師也。洪武中、出家長洲尹山之崇福禪寺、初為寺僧、逍遥放縱、似顛似痴、不為同流所重、一日火焚其殿、禪師忽謂衆曰、早晚錢唐江上當有大木客過、將往募爲、衆皆笑之、諷其負襆而去、至則果有江右大商王友諒、巨木千章、蔽江而下矣、禪師遂從之乞木、友諒不允、俄傾之間、颶風暴作、栰筏縱横、諸木起空中自相鬬擊、隨折江濆、漂流四散、

友諒惟無所出，急向空中叩頭請止，因懸賞格以募能歸木者。禪師立江岸呼曰，汝肯悔過，發歡喜心，我當歸之。友諒乃許捐其半以助修寺，語訖，而江濤頓息，木亦漸還舊處，鉤連如故。觀者始知禪師是非常人，頂禮而拜。友諒語禪師曰，吾木甚鉅，易捨而難致，奈何。禪師曰，莫憂，但許捨足矣，木自安隱至也。友諒遂分所捨之木，置臥一處，但見其木次第沒于江心，若有冥神牽綴之者，不曉所謂。禪師還寺，亟命集僧齊來昇木，乃用巨綆汲向井中，先後逐根挽出，適符其半之數。遠近神之，爭共施捨，寺遂重興。其後洪武

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彌至南京者三千餘人、禪師與焉、中有冒請度牒者、忤犯龍顏、 上怒、悉命加戮、禪師乞焚身以救免衆僧、 上允其議、勅中官武士衛其龕而出、既至雨華臺下、禪師出龕、望闕拜辭、仍入龕中、題偈一首、又拈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投之中官、告曰、煩語陛下、遇旱、請以此香禱雨、于是端坐瞑目、口吐三昧火出、自焚其身、一時士女作礼悲哀、見白寉數羣舞于龕頂、 上乃赦三千僧不誅、時方大旱、即命以禪師所遺瓣香送天禧寺中禱雨、雨大降、 上歎曰、此真永隆雨也、因製落魄僧詩以

嘉之、至今吳人稱禪師為陸菩薩取木之井、猶在方丈内、 二朝御碑、巋然尚存、而王友諒之聞孫、世為木商、住天寧州上、不替其業、

西域聖僧

皈的達者、西域聖僧也、洪武中、来朝闕下、馬足所踐、地湧金蓮、 高皇帝竒待之時的達與真人張宇、皆侍從焉、 帝令二人較術、謂宇曰、朕聞西域某國有玉龍可取、試為朕設壇召將取之、真人遂受詔作法、的達止求盂水置前、結跏趺坐而已、約以三時返命、俄踰六日不至、 帝心已憪、命罷之、宇皇恐無地、于是奏言的達破其術、 帝大笑、復謂的達曰、上人既能禁之、亦能解之乎、的達曰、此最易事、呼侍者取盂

水潟于地、有頃、諸神至矣、以次入見、對云、取得玉龍行抵流沙、忽見洪濤漲至、遂迷失道、六日後水退、始得渡、而玉龍竟沉于沙中、莫所在矣、帝不悅、的達便從懷內探出玉龍以獻　帝駭以為神、賞賚無數

慧廣大師

慧廣大師俗姓姚氏、名讓義、常州無錫人也、年三十、從師披剃出家、法名真緣、遍參名山老宿、歷一十六年、得念佛三昧、萬曆戊戌夏四月、師東游渡江、卓錫明州之阿育王寺、親覩舍利光中、現釋迦文佛法身、師遂誓焚身以報佛恩、即從寺中普請衆僧、求施新稾人與一束、壘而為棚、告衆僧曰、二十五日、是吾捨

身之期也至日斯取香油塗身結跏趺坐于柴棚之上、端然不動合掌而誦佛號足下火然儼成灰燼大衆咸見有五色祥光自師頂門上起光中現出菩薩金身其長可二尺許晃然四照燭地亘天頃之映雲而滅于是道俗士庶填滿谿谷雨淚悲啼讚歎頂禮屠小儀隆親見其事作傳示余余至不及過勝緣矣

夜臺和尚

夜臺和尚不知氏族鄉土何出嘗居五臺山獅子窟常索藍縷幾不蔽身每夜赤脚持木魚誦佛號遍東西南北中央諸臺山虎豹擁而至五色龍伏于鉢中號夜臺和尚焉亦嘗游吳越閒姑蘇華亭蹤跡殆徧

常以鐵琅璫鏁其項、曳之于市上行、重數百斤、蜿蜒里許、其去如飛、人以其落拓、無恭敬之心、或有施一錢兩錢者、或有施飯與之食、食畢、人家收其食器、覓有異香、疑之為神、忽去忽來、不知夜臺所在、萬曆辛亥年、乘船經五河口、于時秋濤甚壯、曉霧初消、夜臺忽謂同舟客伴曰、吾將歸矣、大衆聽取、遂翻身撲入江心、端坐浪花中數十里、揮手謝衆、久之、與海潮俱沒矣、客伴大驚、躃踊悲號、合掌作礼、比及擧頭、又見夜臺履空而去、有慶雲承其足、冉冉向西、移時乃滅、即知聖賢之混俗、龍蛇難辨、豈所謂阿羅漢遊戲神通、得大自在者乎、

大智禪師

禪師名真融法號大智湖廣麻城人也貌黑而瘦頗類簑衣真人自伏牛五臺峨眉九華諸大道場咸設飯僧之所至萬曆八年復過南海卓錫于補陀之後茶山塢中峰名光熙地名千步沙初時止結小草庵不甚廣壘土為兩禪床一以坐臥一以棲挂褡僧壁間供觀音佛畫像一軸長明灯一琖而已遠近道俗共相飡仰風瓢露笠至者如雲常見禪師著破衲頭荷鋤剗草慕其苦行無不傾心朝野聞之爭共喜捨航粟鏹而至者絡繹海上五六年間遂建成大叢林淨室殿堂窮極土木莊嚴煥耀金碧琳琅郡守吳安国

改庵額曰海潮寺、三十四年、　今上遣御馬太監党禮、賜所建寺額、以護國鎮海為名、香火之盛、與補陀前後爭勝矣、吳中大姓某氏、擬就華嚴樓于家、將木瓦匠工、一併載去建之、康時萬等、又捐貲造印妙法蓮華經二十四部、迸寺中供養、瑯琊王公世貞說偈一首護持、其為善信欽奉如此、禪師時有所言、靡不奇驗、由是道俗咸敬之、常在禪床上入定、忽呼諸弟子曰、大眾、今日齋供舡到岸邊也、速出迎取、弟子輩往海口、果見江南大家載送米幾百石、銀幾百兩、施主見僧徒來接、莫不駭以為神、臨化之日、囑付其弟子曰、汝等受十方供養、不修功行報答檀越、最難消受

急須一心辦道、無有異志、得粒粟一錢、必同堂合衆、庶不負吾草創開林之恩、從此不出十年、此寺尚當火災、其不免乎、若天然化去、茶毘畢、汝等便舁吾遺像供其庵中、令此庵不寂寞也、須熟記取、至萬曆四十年冬、天然六化去矣、擇以十一月十八日、衆共送龕于山側茶毘、弟子記禪師臨化之言、其值即與群僧舁師所像供養于天然庵、明日十九、寺即延燒樓殿山門悉成灰燼、禪師先覺之明、至是大驗、無不向空作禮、謂為聖人云、相傳禪師是普賢再來、故神通如此廣大、初游杭州之雲棲、時蓮池宏大師出家未久、徒輩崇奉、乃設上中下三等齋供、以上等供師、其

餘待客接衆、並得中下食禪師見而怒曰、如此作事、爾後只可閉門喫飯、何用開法席乎、拂衣而出、宏大師聞而慙愧、追之不及、遂戒弟子罷設三等齋供、至今雲棲不開正門、為肉身菩薩說破也、

海潮寺病僧

萬曆壬子冬十一月十九日、海潮寺中火起佛樓、須臾徧滿宮殿、時有一病僧臥韋馱尊天像下、此像是大智禪師粧塑、高可數尺、忽作人語叱病僧起曰、火來也、尚不速走乎、病僧不覺躍然而起、答尊天曰、我馱老爺出去、韋馱倚之而行、其去如飛、病僧初不覺重、俄而移置山門外、得不火、明日七八人舁之、不能

舉矣、病僧沉困之苦、遂癒頓蘇、筋骨強健、適于平昔、古德相傳韋馱尊天、以十二童真梵行不交、天欲成就正果、現將軍身而為世間弘護佛法、所謂南方天王韋將軍是矣、宜其神通不可思量者歟、大智禪師存日、每遇庫房齋糧缺少、便握一撮米于掌中、擎一净水碗、向尊天像前啟請曰、十方大眾、在寺修行、今齋糧不給、賴菩薩感供、呪畢、即擲秫米數粒于口、次第取水含嚥下之、如是一晝夜、不嘗飲食、不出三日、便有齋供船到、嗟夫、非禪師道行之高、何以致人天感應若斯之異者乎、顯神病僧、尤為奇特、益與金剛之假力于北齊稠公、古今合轍矣、

南山和尚

南山和尚者、法名真金、形軀短小、傳是北地人、不詳氏族鄉土所出、神力超越、世莫測其由、益萬廻杯渡之流也、嘉靖末年、東游入吳郡、見北寺佛圖火燹、所在荒蕪、慨焉與鼎新之志、於是大顯神通、震驚道俗、常以騰踔為戲、使工木從塔頂揷木、塔架上造盤車、凡諸磚瓦土石、轉盤而上、捧繩一團、長計百餘尺、施關棙以貫之木首、將一繩頭拋下、啣入口中、咬定繩結、次第徐徐拔起、身足離地、望空而升、直達第九級鈴簷之上、自西至東、自南至北、上下馳走如飛、少年角力、聚馳塔下、喘促汗流、終莫及也、又于其上舞輪

升竿、丟九白打、無所不為、捷若猿猱、疾同鷹集、常用一脚倒挂于簷角、良久、起行如故、有時擲一木出簷外數尺許、騰身立于木杪、以手障日、作望海夜叉形相、宛然無二、又能入佛殿中躡壁横行、蜿蜒數百步而止、看人逾萬、毛竪股栗、歎希奇事、發欢喜心、爭先踴躍、咸共布捨金銀錢帛指環釵釧之屬、出而施者、不可稱量、後因匠食不給、出募齋糧、製一大鉢盂、中可容數石米、造双輪車盛出街上、婦女雲集、小兒塵擁、閙戶外推車轂、便知南山鉢至矣、每日满載而帰、不數年間、衆緣既凑、佛圖重建、金雘煥麗、窮極一時、和尚以後便留住僧坊、將所餘木石、構立精舍于寺

後今之退居是也經積三十多年壽七十餘化去臨化之日囑其徒以二缸盛尸埋于寺後土崗之下弟子依言而殯後尋遺骸莫知所在矣奇蹤詭跡頗難記錄故志無述其道行甄肅然起敬焉

徧融國師

徧融者陝西人或訛為卞容以俗姓名呼之長面頷下垂顴有肉墳起如珠兩耳覆其肩身長九尺三寸音吐如鐘住廬山修行六十三年有猿獻果烏傳松之異隆慶元年出山行腳到西川峨眉一年游于金陵在水西門沿家跪而跪化鉢魏國公迎養于家又一年始詣北京與龍橋茶亭挂褡又三年

仁聖太后

迎并于千佛寺、自是多出入禁中、京城内外、無不尊
之為下容国師矣　主上幼冲、江陵秉政、既作佛教
忠其惡衆収之付獄、在獄七日、大顯神通、凡獄中所
用銅鉄杖械杻梏之属、並是　高皇帝時所鑄舊物、
無故推裂　天子心異師冤、有詔赦出、仍留寺中供
养、時萬暦九年事也、其從来灵異、莫可備紀、每入定
僵立四十九日不仆、凡西方安養国土、清浄香海、無
不神游徧歷、及出定、則高声誦佛而来、還向宮中、具
説蓮華境界、有如臨見、　聖母聞而改容、嘗入宮講、
經、留賜斋供、外傳寺中復有一下容登座說法、人莫
測其游戲也、至萬暦十一年秋八月、師欲辭世、乃自

吐三昧大火焚其身、端坐五色雲中、舉手謝鄉里而化、化時一百七歲矣、

花子觀音

花子觀音者、北京人也、不知姓名、常帶索藍縷、跣行乞食、因而為號、嘉隆間、千佛寺金剛腳下修行、人初不肯信之、 皇上登極、 仁聖太后奉豫教、召而見焉、頗加礼敬、善知人間未來事、發言多中、朝貴因詣之、以決祿命焉、每將行、每入市、伽藍神先為感夢、由是都門士女甚見信崇、其聲如洪鐘、自巷坊達于宮禁、散施金錢、常得滿手、忽一日詣 闕謝恩、仰天吐火、自焚于朝門外、立成灰燼、衆咸駭異、 上歎曰、花

予觀音今日駕祥雲去也、萬曆九年事、

淡薄苦松

苦松頭陀者、不詳鄉土、隆慶中、草樓于五臺山側、善驅龍呪虎之術、嘗柱一大銅瓢自隨、有五色神龍游泳其中、不知者觸之、輿風作浪、走石飛沙、師呪之至于鐵樹下、五臺山鐵樹歲以六月十九日開花然後寧息、京城內外、常飛神出入往來、萬曆九年六月十九日、忽詣皇極殿前叩頭謝恩、傳聞禁內有詔宣入、歘失所在、上初不信、敕遣使往五臺推驗之、使還具奏報云、苦松師以六月十九日化矣、上大驚、時年九十三歲、人以其一生操行精苦、呼之為淡薄苦松云、

幻空法師

法師名圓果、號祇園、弟子稱為幻空法師、鳳陽衛守陵指揮使也、少即棄官學道、出家于五臺山、從秀禪師披剃、淹貫經綸、頓悟真如、東游至于蘇杭、登座說法者二十餘年、天花晝下、繽紛如雨、講席之盛、所未嘗有、実自師而始也、嘉靖三十三年、浙中倭亂、杭城被圍、績溪胡宮保公宗憲聞師道高、命監司延請出山、領兵退賊、時師卓錫于杭州古蕩之佛慧寺、使者至、具述開府監司仰望之意甚殷、師坐青紗帷中、從容語使者曰、我久不持凶器、過此三日、賊自當退、無憂也、使者不可、褰帷而覘、倏忽不見、及下帷、師又端

生、語言如初、再啟視、寂無影迹矣。于是大駭、不敢强而去、還報監司、監司以其事聞于開府、相與歎以為神、果三日而報賊退矣、軍士咸見雲中有神兵數千人擧走倭奴、倭奴皆踉蹌奔竄、圍遂解、杭城生聚獲免于兵火者、皆師力也、佛慧舊有虎患、有一斑斕白額、騎于香積廚邊牆上、沙弥百餘人、咸怖而散走、師提繩床坐隔墻竹林中、呪之、虎不能下、急作叩頭狀、師叱曰、業畜、爾後再来嚇小沙弥、不放汝還也、復呪如初、虎便翻身撲地而去、明日遂絶虎跡、師道貌奇偉、面相滿月、大于斗、聲如洪鐘、每拈花微笑、則宛然與弥勒無異、將化之日、囑付弟子曰、藏吾棺于寺後

俟十年後茶毘、果示寂十年、而龐御史下車杭城、不容寺中停棺、悉命焚棄、僧徒聚薪于野、舁棺至、忽自起火灰燼全遺、道俗來觀者千人、咸見白雲中現出西方景、果有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七宝池、金沙地、楼閣宮殿、並是金銀瑠璃玻瓈硨磲赤珠瑪瑙之所嚴飾、池中開出青黄赤白蓮花、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種々奇妙、與佛説弥陀経所載、無有差別、俄而天樂震空、移時方滅、始知師之神異、有不可思量者焉、

峨眉山異僧

異僧、西蜀人也、不知其姓氏、出家峨眉山、道行高潔

宗律兼通、闡其名者、莫不染漬風流、飡仰玄味、萬曆中、東游渡江、止于吳下、見皋橋張承祖好善、受供養於其家、承祖其年病熱而死、死去時、急奔出閶門外下塘、見一徽商大宅、與黑衣者四人同入門、適有一器在地、其家置羹瀋于中以飼犬者、見四人取啖、承祖覺喉中渴甚、亦取啖之、須臾而盡、不知其身已投犬胎託生矣、是日異僧中夜入定、覩承祖託生因緣、趣披衣起、待天明、携禪杖徐出閶門、物色徽商家舊直走入中堂、果見牝犬乳五子、毛色皆黑、朦朦未視、獨其一徘徊囁嚅、逸于僧足、如有祈求、異僧叱而謂曰、業畜業畜、何故墮落此中、速隨我還家矣、運杖力

擊其首、犬踣地而斃、及異僧返、承祖已甦、具說身墮犬腹中、賴師拯救、得出津迷、命妻子設禮望僧拜為、于是傾家追福、闔門練行、以終其身、僧後忽去、不知所適、

響佛和尚

南海有一方僧、每夜登補陀山巔、高聲誦佛、響振岩谷、雖風雨雪霰之夕、端坐誦之如故、人遂呼為響佛和尚矣、曾遊吳中、止于報國寺、許久方去、莫知其名號鄉國也、

羅漢番僧

姑蘇城南報國寺、萬曆辛亥年七月中元、建盂蘭盆

斋時有羅漢番僧至、是西域于闐國人、名尊住鎖南道行甚高、寺僧便相敦請登座、放焰口法食、此番僧能以一小鐵鍋置炭火中燒赤、用左手三指擎之、更令取沸湯貯滿其中、却含其湯于口、噀衆人頭面上、其水清凉沁肌、曾不焦灼、衆莫測其神通也、人問師有術乎、曰、有、問可學乎、曰、可學、但汝無信心、

紫柏禪師

禪師名真可、號達観和尚、蘇州吳江人也、聰頴出類才辯不凡、少為虎丘山寺行童、後居嘉興結茆郊外始落髮為沙弥、俗未之奇也、一日行過城南書舍、有老生朗誦毛詩中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章、即作礼

求解其義、老生具告之故、是時沈侍郎思孝、以比部建言、朝野推重、家方有表師、便取稲阜宗而斉之、詣門行乎、衆相驚異、稍々物色其廬、初不識文字、後借人経論観之、悉暁義理、博通旨趣、率爾酬対、皆造禅宗、由此縉紳士庶、無不翕然、帰信之矣、師遂以傳佛心印為任、鉗槌棒喝、瞬目揚眉、應機騁辯、深徹鋒出、兼提念佛法門、以榜鈍漢、雖経行坐常處、所至知名、緇俗供事者、不可勝數、余游荊南、過一村坊小菴中、有坐関老衲、念佛之声甚高、因與問訊、不答、同游者謂余云、渠念佛壮、無工夫、答客、余徹故答云、此僧是菴主、近日達観住此菴一月、臨去、僧求指示、観便叱。

弟子将此僧及背起、正南而立、觀因五體投地、設四拜禮、每下一拜、高聲称南無阿弥陀佛、拜畢、乃告之曰、我去後、汝當作如是念佛、受浩四拜、不速懺悔、永墮無間中、無出頭日矣、此僧悸汗不知所出、遂發精進勇猛心、悉以衣鉢之資買大豆十石、置前為記、晝夜不敢輟声、常恐豆之不盡也、據一事觀之、師之老婆心熱若此、豈得以俗見凡情、窺測其道行耶 慈聖皇后深加恭敬、賜以金襴紫袈裟、師自是出入禁中、未幾、遂及于難、臨行、高声称念救苦观世音者三、端坐而去、兩鼻下垂肉柱、長徑尺餘、 皇后製錦繡寶幡百幅送其葬、幡上並織南無紫栢禪師六字、余

從蘇谷見師画像、與如滿月、疑是佛果中來、而師平居所著詩文、率多了悟語、絕無窠臼、自石門文字禪已以來、斯為玄妙也、語錄行世、惜未見焉、

雲棲大師

大師俗姓沈氏、名株宏、字佛慧、號蓮池和尚、杭州仁和人也、弱冠擧邑茂才、不樂儒業、立願出家、然其屬行甚苦、經論宗旨、多所博通、無不研玄洞微、兼總條貫、隆慶末年、行腳至五雲山下、得宋伏虎遺刹、愛其地幽寂、繩床瓦鉢、燕坐頹墻敗壁之間、時塢多虎患、山下人家環村四十里、歲傷于虎者、不下二十人、羊

豕之屬亡矣、師乃大發悲愍諷經千卷、設放瑜珈法食津濟之、自此虎不為暴、居者行者悉賴以安、歲大旱、師禱于山中、甘雨四集、村民異而聽之、樂輸財力、助興廢址、雲棲故先吳越王香火至是百年、榛莽之區、一朝煥然、還舊觀矣、四十年来、簪纓縉紳、圓頂方袍、染高風而食理味者、恭禮供養、半傾東南衣冠氏族、至有違家背室、結廬塢中、熏蒸大師之教、非德行之高潔、何以致此、師道貌清古、語音朗暢、平生不設講席、不處高座、恥以道德驕人、卓然名聞利養之外、末年齒德並高、與人酬對、只以念佛法門為善誘、而閒居著述、兼明性宗、所著有彌陀經疏鈔、緇門崇行錄、禪關策進等書、數十種、鋟行于世、信知弘興佛法、

為古德再来也

有門法師

有門法師號傳燈、一號無盡、太末人也、出家天台之
高明寺、少精練戒行、夙識高出道流、常撰天台山志、
甚有禪藻、發心造楞嚴壇于山中、用諸品香和其泥、
搗成塗壁、經費浩繁、又繪十二大菩薩像、所至講席、
如雲、萬暦已亥、新昌縣石佛庵請師講大弥陀經、天
樂迎空者凡七晝夜而散、聞其聲者千人、其時石佛
住持守菴道人坐化而去、沙弥空相、聽講還吳、其述
希有、

震溟尊宿

尊宿失其名、法號震溟北地人也、辯慧絶倫、精持戒律、曾遊迦毘羅國、此國是釋迦文無誕生之地、有緇無俗、與中華相去十萬八千、尊宿住三年、盡傳其国梵音真言、歸而流化東土、新學後進、多所依皈持咒者皆受其教焉、

心光長老

長老法名如瑞、號心光、常熟人也、幼失怙恃、行脚補陀五臺雞足峨嵋九華地水火風四處、歸于吳門、夜大雪、向楓橋人家投宿、疑其為賊、厲聲拒之毆擊相繼、復投一家、然後止焉、如瑞啟問主人、此地側近有叢林乎、主人曰、有一正覺菴、已廢久矣、菴基尚存、無

人興建如瑞乃籲天而誓曰當我重締此菴接供十方無忘今夜雪中之苦于是瑞坐持呪迨曉即起而蹤跡其故處所有衣裝悉変易之先編蘆篠作棚立其中供佛誦經晝夜不輟人稍有聚觀之者其夕吴縣袁明府宏道夢與長洲江明府盈科並駕出楓橋迎接御史忽見岸上有一白髮老父身着綠衣揖袁明府而告之曰我吴中枝指道人祝允明是也帝命為正覺菴伽藍神助心光和尚重興道場公有文名煩作一記既覺異其事明日語于江三日後報新御史按臨二公果出楓橋迎候袁明府召里正而問之曰此地有正覺菴否對曰有之但廢久矣今有一外

方僧来結構募化、尚無人作緣也、袁復問曰、其僧得非名心光者歟、又對曰、不知何名、心光乃其法號也、二公相與驚嘆、果契夢中之言、因推江明府設文、共捐羨鏹捨施、由是道俗奔湊、遠近爭輸、助造殿堂、氣築精舍、竭貲財賦土木、不逾三載、遂成大叢林矣、袁後擢為天官員外郎、具奏其事于 闕下、詔改菴額曰救賜慈泰護國禪寺、施經一藏、遣中貴護送至寺中、別妝藏經閣貯之、易荆榛灌莽之區、而為金碧琳琅之境、皆長老力也、先是袁明府移病還公安時、擇日飯僧、其夕復夢祝京兆来謂曰、願還一日設齋、明晚尚有一僧来也、屆期果心光長老自吳門至、遂改

設同飯京兆之兩感異夢斯亦甚奇今為寺中伽藍
神奉香火之薦焉

僧如榮（已下五人並雲棲座下法眾蓮池師立傳余採而著于篇）

如榮俗姓金氏法號大賢杭州海寧人也壯業屠酤
為豕所噬遂感悟出家縣之北寺後歸雲棲時年六
十矣晝作夜持精勤不怠萬曆九年生日設齋飯僧
長跪如來貌前屬聲願生西方者眾環繞念佛合掌
吉祥而逝

僧如清

如清俗姓阮氏法號法源紹興上虞人也初出家于
西湖龍井寺後入雲棲銳志念佛誦法華經六時禮

拜萬曆十一年得疾、沉緜者數月、既革、忽聞堂中念佛聲、矍然起坐、中夜合掌注視、僉容、奮迅翹仰而逝、

僧廣槐

廣槐俗姓陳氏、法號東林、衢州浦江人也、少從事行伍間、後遂娶妻子、落髮于清水菴為僧、慕雲棲、發大誓、入山修行、既受具、進菩薩戒、信力堅貞、至心持金剛經、中夜諷誦、寒暑不輟、臨終諄諄以及時念佛為囑、盡散衣鉢、齋供衆僧、斂容而逝、

僧廣如

廣如、俗姓朱氏、法號本真、紹興蕭山之世族也、二十九歲出家雲棲、聞蓮池師亟讚伏牛、銳然向往、遂受

具進菩薩戒砥礪苦行端莊自持破碎衲頭形同土木而性至孝母年八十到山中来看廣如病不能去師為縛小菴于寺側俾終養之廣如私減己膳奉母不令師知也母既亡半月而疾作亦逝〻之日呼大衆檢取衣裝買名香異果以供其師從床躍起安坐竹繩床中脫去撫其首猶挺然直也

僧大冥

大冥俗姓朱氏法號照空嘉興人也自幼目失明兄欲教之筭術照空不樂為術士願事空王兄為送之出家即帰雲棲誓練行以終身為師以其盲遂命名曰大冥而字之照空冀其盲于目不盲于心也為人

醇謹奉道精勤、後又為家人以事逼歸、遂留不遣、大寔忽忽不樂、遂成疾、已又住大聖寺將一年、疾日益篤、蓮池師偶過朱涇訪船子和尚遺跡、路經大聖寺、大寔病中色喜、求附載還雲棲、纔入寺門、合掌向佛及諸比丘歸湼槃堂、逡巡化去、

三墖寺漁翁夫婦

嘉興府南門三墖寺前、舊有漁船十餘隻停泊其下、近年間、有一漁翁與其媼並八十多歲人、捕魚為業、忽于歲除之夜、沽酒烹魚、召諸子孫列坐船頭、共飲為樂、飲罷、漁翁忽謂其媼曰、阿婆、我今但好歸去也言訖、泊然而化、老媼隨應之曰、老漢漫走、待我同行、

須臾瞑目、亦坐亡矣。明日子孫盡鬻其漁具、得錢數百貫、付三塩寺僧建梁皇道場、設放瑜珈甘露法食、凡七晝夜、懺除積愆。于是折竿裂網、棄業改行寺僧來王徵君座上説之、忘其歲月矣。

錢氏子

萬曆中、長洲永倉錢氏子失其名、弱冠爲秀才。忽一日閑行、過村坊僧舍、見案上有圓覺經一卷、展閱其半、嘆曰、西方聖人之言、精妙一至此乎。儒門所不及也。我當棄儒業、歸向其道、還家便取衣巾焚訖、辭別父母妻子、復投僧舍、研尋經義、頓悟上乘。一日無病坐而化去。

京師婦人

京師有婦人夫婦持齋並為人念佛淨齋襯錢度日自鄉從于京城歲餘忽患病半月思得一新淨白衣送終夫既貧窘無力裁製適有女冠過門持白衣施之甚新淨婦人得衣頗有喜色便坐而亡鄰里募木造龕荼毘之此萬曆壬子秋事也王太學家齊至京親見其事不記姓名

陳道民

道民姓陳氏法名明覺吳江人也自幼持齋嘉靖二十六年投祇園法師為弟子許其在家出家不與落髮明覺六時功課口不離佛為里人誦經禳災頗有

徵驗、人多敬信之、四十二年、杭州昭慶律寺開戒、覓往受焉、至萬曆十五年九月中、安然無病、預知亡期、詣諸道友門告別、至十七夜、其婦方篝火絡絲、覺向婦拱手作別、婦頗以為訝、覺紿之曰、睡去也、婦便相隨入房、見其坐牀角上、脫兩鞋與襪、以帶併縛之、笑曰、今宵與汝作別、明朝着不成矣、婦亟呼其兒女移燈看守、中夜念佛、聲絕便化去、至三七之中、其子夢雲中猛將神下來、急索明覓文憑、予未之悟、明日起視箱中、則受戒之牒、宛然在焉、禮懺焚牒、是夜復夢其父來別、囑以戒衣挂樹頭風化、不得火焚、匆匆束裝而去、

李倪两木匠

數年前、蘇州閶門内有木匠姓李氏、雖為工人、自小慕念佛法門、後亦竟持長齋、人與工値、不問多寡、暮年自製一龕子、無病詣其女家告別、云、某日某時當去、至期、坐龕中、雇人舁之而出、索火不得、乞一枝綫香、吹氣三口其上、火光繞龕、須臾成燼、其時又有南城倪木匠者、住五龍堂前、念佛持齋、為人施造佛寺、亦製一龕子、無病詣諸道侶作別、還坐龕中、儵然而化、鄰里驚嘆、為之荼毘

錢貞奴

吳興有農家婦人錢貞奴、性好潔、不與人殊、既嫁于

農家、凡蚕桑織絍之事、悉不肯為、少不識文字、往々談人休咎、頗多靈異、里中呼之為聰明娘、一夕無病呼家人具沐浴、既訖、便對鏡妝梳、告其姑曰、兒乃井山土地神妾也、昔因忤主獲罪、謫譴人間、今限已滿、復來相召、不可留矣、語畢、端然長逝、又十年、其夫亦卒、姑乃延寺僧禮懺、以資二人冥福、道場初起、其亱姑夢貞奴着淺黃衫子而來謝曰、兒喜見滿地蓮花、靈香繞室、承姑禮懺功德、非久、當脫兒神趣、證生善地去也、姑覺而異之、明夕、又夢貞奴謂曰、昨所見蓮花樹皆化為青蛇、此功德無用矣、姑覺而復異之、徵其故、坐中一僧、是酒肉沙門、混觸道場故也、聞于沈顥、

台州營卒

嘉靖甲寅年間，東齊戚將軍繼光，孫副將分部台州時，有營卒病死，感夢于婦曰，冥中功果，惟持金剛經福力最大，卿試為我告于主將，親為誦之。繼光雖居戎幕，頗好道，平居常受持金剛經，既閱卒妻所陳之牒，信其靈談，遂為焚香佛室，至心持誦，誦至半，忽有僮子自外行茶至，繼光微示不用意，麾去其茶，是夜卒婦復夢其夫曰，主將為吾誦經，極其精誠，奈經半增出不用二字，致功德未免唐捐，卿再詣之乞靈，其婦明日又具牒，白見其夢如初，繼光始悟茶至之言，即

復虔誠改誦、〻畢、就佛前回向、恍見此營卒跪謝于庭、須臾聞稽顙聲、形遂滅、又明日、卒婦來謝曰、兒夫夜復見夢、賴將軍誦經功行、得超冤趣矣、

千善菩薩

千善菩薩者、四川敘州彭山縣田家女也、生而端潔、志慕空玄、女紅中饋、性所不閑、親戚往來、一無聞見、常欲捨俗家、出、父母不許、嫁之前村某氏子、夜則夫婦雖同寢處、每燈滅後、忽見床中湧起墻壁、互相間隔、其夫不得輒近、如是經月、稍〻聞于姑、〻未深信、夜就看之、因留伴宿、燈滅而壁湧如故、姑驚起、千善笑曰、安得墻壁間隔、是君家心有窒礙故耳、及明、則

墻壁皆不見矣又如是者兩月夫族目之為妖相與陳訴于縣、縣遣吏追驗其事委無異辭命錮之深山石洞中洞方廣不踰尋丈甚黝黑似寢息處而無煙竅既送千善入即用磚塞洞門惟留寸餘一竇以磚甃成時其啟閉不遺粒米與絕其食而夗隔數日消息之宛然端坐其中却通光明無所苦也千善家母兄憐惜裹棗栗相餉而千善鼻間詡詡有氣不復思人間飲食因謝去其兄越三月再來啟視則容光炳耀神采煥發洞中供佛像燈燭浮空異香芬苾明如瑠璃天華滿席不知所從來也其兄問千善曰汝住此豈有天人供養乎當以何時白異竟耶千善曰過

桓而聞、傳其言于外、衆皆往伺、舉俗同見、于時遠近莫不嗟異、既三年矣、適有浙江山陰縣人徐觀察名桓者、及廵西川、按臨其地、聞而親入山中驗之、千善忽謂觀察曰、郎君方有大厄、避仇于丹陽道中、越二日、信使至果然、時徐君夫人崇信内典、遂下令毀洞門、求千善奉事、千善曰、某有罪譴未滿、懲期不可出也、徐曰、然則何時滿限乎、曰遇窮而滿、徐遂不敢強之、此復塞洞門如故、未幾徐以遷轉去、尋病歸山陰、倏忽四年、其事都忘之矣、又有一觀察姓竇名瑞鯉、赴任浙中、繇敘州經此山洞、人言有聖姑居此洞中、竇遂往問云、某之官赴浙、師不靳指示乎、千善曰、無

他指示、但為我稍一信與徐副使可也、窮既入浙、特遇山陰訪徐道其事、徐乃悟、急遣人入川中迎千善、計其岩栖絶粒十有八年矣、抵浙之日、萬曆辛亥歲也、明年春、浙中吳方伯用先、延千善入武林、緇流數百、捧香花、提燈燭、引導至藩司、供養三月、閤門欽敬、至是日噉蔬果如常人、惟不失溺而已、叩以禍福、無不奇中、杭城事如神明、後復送還山陰徐宅、白黑皈依、奔波過江者千人、又一年、千善忽示微疾、語徐曰、其將逝矣、必仍歸骸骨于西川、徐夫婦備加慰藉、千善曰、死生去住、亦細故爾、吾終後不須製龕、可置一大筩坐我其中、于外加銅箍數圍、三年後箍斷送歸、

無誤也、徐果置篇具如所教、千善曰望多將灯心艸為薦、是名軟艸坐此、功德無量矣、經理既定沐浴更衣、便入篇中、合掌安坐而逝、道俗來看、令念般若贈行、務是旅衆競呼之為千善菩薩矣、癸丑夏、西川旅泊和尚叙此因緣、先是壬子秋希言客方幕下、具所諸聞也、

西東僧

明萬曆年間、海宇寧謐、邊陲晏然、九譯來庭、千里邛獻、時有西域異人利瑪竇者、航海梯山、來朝聖君、貢自鳴鐘、長明燈、天主絵像、内宮珍重、總莫測其製也、於是　天子異之、非時引問、命四夷館賓焉、將授一

散職官、瑪竇辭不敢拜、但服中國衣冠、往來公卿縉紳之家、共相酧對而已。時同舟而濟者凡八十一人、庚戌之夏、瑪竇病疫、卒于京師、而此八十一人、亦後先命過、止存二人、流落吳越間、並年近百歲、眉長尺許、環穿耳上、輕健如未老人、衆呼之爲西來僧矣、後此二人、結廬杭州之錢唐門內水滸橋下、言人禍福、最多神驗、有難解事、叩之立解、累年不擧烟火、而好事相訪、設具相留、間出珍膳異果、啖者莫不玩味忘歸、又能用句股法、以測天地高深廣遠之數、凡所推步、一一無差、其術與陰陽五行家稍異、或云、郎周髀筭法、大抵方爲數始、圓爲數終、圓始于方、方終于圓、

得其理甚無难也、上海徐翰林光啟、昔言尝授数學于瑪竇、其理以一貫萬、疑即此法、

雙宗

雙宗阿師不知何郡縣人、萬曆辛亥、自北地来、渡海禮補陀大士、遂卓錫虞山之東皋小菴、停三宿、端坐脱去、時方八月、秋暑未消、三日而捫其體、猶香也、鄰人高乙數推仆之、屹然不動、悔謝作禮、一時善信、驚聞讃嘆、至七日龕成、即于菴後荼毘、是日有僧在府城金昌館前、見師頂笠西行、訊之、云自虞山東皋庵中来也、孫胤伽作像、

飛花庵長老

棐花庵長老、失名、持齋喜飲、々不過數酌、為人誦經果、夜歸、自取林頭所藏甕酪、傾一小樽溫之、飲已、滅燈而寢、年八十、預知亡期、誡其徒勿出、是日僧衆悉出、其徒獨留、長老沐浴、具袈裟、市一新草鞋著之、曰、西方路上、會須走得快也、便端坐示寂、

繆居士

常熟縣居士繆玄、館于沙頭王家、兩歲矣、齋中供觀世音菩薩像一軀、虔修淨業、日以為常、萬曆癸丑春、玄祝髮天竺而還、忽見菩薩座下、迸出綠筍一枝、半月、長近丈餘矣、又十餘日、露梢鮮韡、橫亘屋梁、漸穿入椽縫中、長枝下垂、短枝鉤上、結成翠色寶蓋、覆于

菩薩之頂、看人無数、至今尚存、

張織工

蘇州城東織工張甲、傭織為業、歸即持誦往生咒不輟、一日鄰人籠伏雌而来、寄哺雛卵一窠、置于牀下、停数日、甲但夢十二小児詣門謝云、某等罪業重深、隨畜生道中、頼長者呪力、悉獲度脱、往生人間、言已、各々稽首而去、甲寤而怪之、挙其籠甚軽、啟視、則十二雛皆空無有矣、居士沈顥述、

獪園卷之五終